### 圆桌派第一季第一集 师徒

**嘉宾：窦文涛、马未都、梁文道、余世存**

**窦文涛：**这下火了

**众人：**这就红火

**窦文涛：**人家日本人拜跟咱们拜不一样，日本人一般拜神，拍两下

**梁文道：**拍两下就行了

**窦文涛：**所以你瞧

马爷，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

人家叫中国文人自造社，就是让你们这样的文人，在这想怎么造怎么造

咱今天说说，当今社会还有一大问题，我觉得就是师徒，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不单说郭德纲，而是太多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归纳出来

这个师徒，咱余世存老师写的书，专门研究这个家庭、家世的，你觉得你对这事有什么感触

**余世存：**师徒这个话题比较，我觉得比较广泛，因为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今天谁还配做我们的老师》，好像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包括前两天又被人扒出来，在教师节的时候又被扒出来，就是跟你说的一样，无论是做先生这种广泛教育上的先生，还是这种专业的有一技之长的师父，好像在今天都失去了他的那种范式，失范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徒弟、弟子、学生，就是对师父对老师，他的那种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

**窦文涛：**那么应该是怎么一个，我就觉得郭德纲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很多人都讲，这是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马未都：**我是觉得郭德纲这个事，本来我还想写一篇文章，后来也一直没有写，我觉得这个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们先说第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社会我特别担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用公约代替私约，这是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其实社会运转最好是私约，比如我跟余老师这文章我明天交稿，什么意思，我私约告诉你明天晚上八点前稿子到你跟前，这叫私约；你非得说咱得签约，最后公正，干什么的，这个折腾受不了，过去雇工也是，马上就说到主题雇工，我想挣三千块到文道这儿来应聘，文道觉得我值三千块就留下了，我们俩之间这就叫私约，现在咱俩之间这些都不管用，有一个东西叫《劳动法》

你知道吗？咱俩老奔着《劳动法》去，私约是维系人情感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私约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信誉，你说话得算数，必须要写在纸上，

**窦文涛：**现在有几个说话算数的

**马未都：**黑社会它算数

**窦文涛：**没错，现在白社会都不算数了

**马未都：**黑社会最爱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呢，这事条件一开出，马上就有人说，兄弟们全听见了吧，这什么意思啊，说话要算数，那么私约一旦被公约完全取代，这个社会是没治的，

**余世存：**但是师徒在现代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守不住师徒的情分，或者那种大义，是因为这个徒弟特别容易进入一个陌生人的状况，我不理你这个圈子了，我在你这个圈子里混不了，我走，过去他不行啊。

**马未都：**过去为什么不行？

**余世存：**过去他离开这个圈子，他活不了啊，

**马未都：**那现在为什么能活，主要是这个问题。

**余世存：**那就还是这个社会啊，

**马未都：**内心没有约束，过去说的很简单的一句话，谁都知道的一句话，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不对，你跟你爹有什么道理可讲

**窦文涛：**但是我觉得这个甚至到现在，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你比如说我过去就是在很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地方，你知道现在你看所有的矛盾，包括刘德华最早出道的时候，没有一个艺人，没有面临过这个矛盾就是说，确实我开始什么都没有，那么我总是跟一个公司的关系，使得我红了，那么红了之后呢，这个账怎么算

**马未都：**你有约呗

**窦文涛：**你要按契约，按法律关系来说，西方人按说挺冷酷的对吧，甭管那么多，咱约好这么多，到解约我就跟你解约，我另走高明了，但是在中国我就发现，包括我自己，这个道德负担，你一想它不是一个契约的问题，而是确实咱们中国还是有这种，没有他就没有我，都是他当年捧我，饮水思源，饮水思源这个账怎么算呢，最高的道德标准叫“受人滴水之恩，当作涌泉相报”，你知道吗，上次你比如说，咱们认识的美女俞飞鸿，俞老师我就发现，她就有一种道德观，她就因为她也看见这么一个演艺圈里师徒之间闹矛盾，她就听一个徒弟说，我还他还不够吗？我帮他挣了什么什么，多少钱了，怎么怎么着，就在那儿说，你发现，我就发现，俞老师当观众你看她就是说，她说，‘当年你饿的吃不上饭的时候，人家就是给你这么一碗馊饭，你到今天你得拿金子来还，你看这也是一种道德观’

**梁文道：**这是女侠客

**窦文涛：**可是你说这玩意儿，真的我要拿金子，我有没有还够的时候，

**马未都：**问题是你现在说混了，把两个事说成一个事了，我们第一个事叫师徒，第二个是公私，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师徒之间，如果你承认过去旧的那个传统，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它就不能再讲这个契约，就不能讲对价，我怎么给你讲对价，你得看看朱元璋当年喝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时候，是馊汤，最后人家怎么去，张榜，我得找到这两个人，它这个报答不能去用对价方式。

**窦文涛：**咱们就说像曹云金说的，当然他们师徒说的都互相不一样，你按照他最早说的文章就是说，这师父也没有白养着我，我是交了学费的，一年交八千，五千，这就讲对价了。

**马未都：**你现在你承认不承认，他原来是你的师父，如果你说不是师父，我进的是一家公司，

**余世存：**不是，

**马未都：**那另说了

**余世存：**马爷，我觉得你这个层面有一点问题，就不应该公约和私约也不能讲，还是应该把“师”这个职位提升到“天地君亲师”这个伦理上，因为这个伦理在，就是你心目中徒弟心目中有没有这个伦理，如果没了那就对师也没有师道尊严了，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有那个伦理，天是我们的伦理，地也是我们的伦理，大自然也是我们的伦理，那么亲人，还有师、师父，过去是讲“师者童子之命也”，那是你的命啊，

**窦文涛：**这个里面你讲文化，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挺玄妙的东西，就是说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不一样，东方文化乃至于你看像佛教，对吧，我不太懂，就是我们讲师道，似乎这个师对于你的成功他具有格外的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以至于你看我像听他有一些藏传佛教的人就讲因为你必须认准一个上师，当然有一个问题，你看有些上师不也讲吗，那有些上师还耍流氓呢有些上师好像人品不太对是吧，按照他们的理论这是两个问题，就是这个师父他配不配做师父是一回事，但是他即便不配做师父，似乎在他的修行道上 必须有一个最高存在，就认这个师，要不你修行路上，你成功你就走斜路。

**余世存：**那就麻烦了，那就是说人家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啊，那如果说，这个师父不代表这个东西，我就不能认了

**梁文道：**藏传佛教不是这样，

**窦文涛：**他修过，他修过

**梁文道：**我没修过藏传佛教，但是我知道藏传佛教是这样，它是找到根本上师之前是要花工夫的，并不是说

**余世存：**我同意不能随便认。

**梁文道：** 并不是说随便认一个师傅，你要从旁观察甚至观察很久这个师父，他配得上当一个老师，然后再经过一段相处学习的阶段，你发现你跟他心心相印，很能契合，他能解决你的心性问题，这时候你跟他相认，这个是师徒相认的过程，不是说我拜你为师，你就一定要接受，这个师父还要认出这是我的徒弟，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不是那么简单，但是现在，因为朝阳区有几万活佛呢，把这个有一点搞乱了，

**窦文涛：**都是东北口儿的，

**马未都：**它这个是这样，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老混淆就说不清楚呢，第一是我们说的师父，这个父是父亲的父，不是那个街头修鞋的师傅，师父是父亲的父，老师是另外一个师道，对不对，老师这个是可以讲对价的，你教完我我怎么样，但是师父因为有父亲的这个父，它是长幼有序的师父跟老师不同的是什么呢，都教给你一个本事，但是老师不管你生存，师父是管你生存的，过去你住在师父家，你别说你交多少钱，你那个钱就不值这个钱，对不对，肯定不值这个钱，你当年要是说腰缠万贯的，你给师父那点钱吗，你肯定不是，这个就不能再去讲对价，就不管你当年是不是付过钱，这个如果我们讲传统的这个师父、师道、师徒这个关系，你就不再去讲这个价钱，你不能找他麻烦，你不能说菜炒的特咸，你找这个毛病那还有完了吗？你爹的毛病你得认它，这我是觉得社会这一条，必须要遵守，不遵守我们这个社会就更完了。

**窦文涛：**你知道就是说，像有一个经济学家陈志武啊，我就发现，他有一个研究思路就是说，所有道德说法背后，都有着一种对价，就你讲这个词，这有着一种对价的事实，就比如所养儿防老，他认为中国讲得孝道，其实背后隐藏着，我们古代没有养老保障对吧，那么同样你让我想起也是阿城老师写的一个小文，我就发现挺逗，他写这个铁匠，就是教一个徒弟，这个徒弟老给他干活，给他师娘倒洗脚水啊，干几年活，教一点点，但是就有最后一道、最后一招就说不能教给你，因为一教给你，你不给我干活了，就得留着你，以前老有这种故事，一直到师父临死了，快死了，这徒弟说我尽了一辈子孝了，您这把最后一道总得教给我吧，这师父然后说附耳过来，说‘热帖别摸’。就完了，最后一道，他其实就是，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不安全感，所以我就觉得过去的，我听到他们好多，其实咱们有时候你可以把人想的很好，但是人性也有特黑暗的一面，过去梨园行里的这种京剧名角这个之间，他确实很残酷的，的确是很残酷的，就是你就像今天的娱乐圈，我把你教会了，你就火了，你火了，我就……，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啊，那我怎么办啊，我要不给你来一个伦理，我是你爹，对吧，我能防着你，火了你也得认我师爹，但是这种人身关系，符不符合今天的人与人之间。

**梁文道：**我想讲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事，就对立成一个古代对现代，一个私德对公德、契约等等，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还要注意到现代社会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我们现代社会师徒关系的变化还牵涉一个很重要就是消费，我们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理解为一种消费关系，所以今天你上学，你跟老师的关系，我们把它从师徒扩大到一般师生，从上小学到上大学，上研究院都好，现在都看成一个消费关系，所以你看看，今天的大学是什么状态，你比较一下二十年前的大学，更不要说民国年间的大学，我们今天读一些民国年间的一些文人的一些记载，或者他们笔记里常常见到这种讲法，就哪怕是刚刚改革开放那会，或者“文革”期间，你看很多的北大、清华的学生都回忆，说当年下完了课，然后还跟老师一路聊，然后陪着老师到家里头，老师就留他在家里头怎么怎么聊，然后都不远，这些人都不远，有的还活着，那种老师，那今天还有这个码？今天没有。今天是怎么回事

**马未都：**是老师叫女学生上家里

**众人：**对对对

**梁文道：**女学生还不止上家，还得进房上床是吧，你看老师家里书多，没地方坐，你就坐床上吧，对吧。

**窦文涛：**我见过他们饭桌上，他们一教授啊，让他的女研究生，来来来坐在腿上，

**梁文道：**真的？

**窦文涛：**我亲眼见的，同桌吃，我说怎么不在我这坐下

**梁文道：**你就不是教授，所以呢，你看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学生他对老师的感情，那个感觉是什么，我交了学费的，我妈不是给我白交学费，你怎么怎么样，用这个来讲，而老师呢？现在最常听到的对大学教授的投诉，不是坐大腿，而是什么呢？老师下完课立马就走，你绝对找不到他。

**余世存：**没有关系。

**梁文道：**你以前常听说，学生一起去老师家对吧，问学啊，现在哪有这种。

**窦文涛：**所以这个里面还有讲到一个玩意儿，它实际上我觉得跟今天这个文化艺术的门类都有关系，你比方说徐浩峰拍了一个电影叫《师父》，他就说天津那个时候的武行里，这个里面就有很深的心机和算计，你比方说你像我问他，当然他说的不一定对，我问他，我说李小龙到底是不是最牛的，他怎么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从来没有正式，你要牛你就打遍天下啊，后来他就说，他说这也是中国武行的规矩，你看师父包括当年他说叶问到了香港，叶问不会去踢武馆，但是呢，因为师父万一打败了，这就没法混了，但是叶问会教出一个徒弟，他说叶问教的这个徒弟打遍香港的武馆，这下叶问就可以开武馆了，你看它里面有很深的人情，你看你可以看一段徐浩峰的那个片子

**（播放《师父》片段）**

**窦文涛：**你知道我得请教一下，马爷你知道这个五行八作比较多，我就觉得中国的玩意儿，或者说东方的玩意儿，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特点，还是说说的比较神，你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有些事就对我，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我对有一些事除魅了，比方说那个下围棋的机器人，它就让我一下明白了，我把过去对围棋很多的幻想打消了，因为我过去认为下围棋靠的不光是算胜负，它还跟你的美学修养，跟你这个人的人品、品格才能下出真牛的围棋，，可是最后你发现这就是一种更精密的计算的话，就对我有一种除魅，那么我就觉得，你比如像中国的武术、中医、相声、戏曲，过去一直到今天，我还存有这么一种想象，就是是不是说，就得像孔子游学一样，像文道刚才说的一样，他学校里是不可能学到真经的，你还就得是跟着师父我走遍天下，一路上跟我学，待人处世，你学的不光是这门才艺，学的是一个综合性的，，似乎是一种人格，是不是有一些玩意儿非得这样。

**马未都：**那肯定是这样，你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不是靠科学的，我们不是机器，因为围棋这个东西是可能下的，机器下的，就黑白两子嘛，就是一个0，一个1，所以它能干这个事，你让你个科学办法形容《红楼梦》写得有多好，它就没招了，是不是就没招了，那好，咱们假设曹雪芹是一个作家，他愿意带一个徒弟，这个徒弟又有天分，愿意在领悟写作之道的时候，那你跟他身上学的是什么呢，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认为很多技巧有天生的因素在里头，你在技巧上超过师父很正常，因为你的体能，你跟他玩武术，我体能就是比你好，我跑的就是比你快，对不对，你比如有的人，你比如学鉴定这个，有的人就是天生敏感，就是比师父还敏感，你像张葱玉，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有某一技超越了你师父，你就开始鄙视他，这是文化问题，中国本身的文化中背叛的成分就多，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爱防着，咱们的文化本身就爱背叛，你知道吧。今天唯一我认为这个社会中还可以不背叛的就是家庭伦理，就是你老说，你比如说你很难背叛父亲，对不对，你父亲，当然也有。还有弑君弑父的呢，对不对，但是这个家庭这个关系，没有人在，比如说你跟你的亲生父亲之间闹了矛盾，你说论谁对错，你觉得这个事有意思吗？这事就没意思了。如果你认为师徒关系是这样一个伦理，而不是公司，你进门那天就确认了，那你就严格按照这个制度，这个就是文化。

**余世存：**我觉得刚才你提的问题，跟马爷回答可能是两个层面，你问的是

**马未都：**我们老不在一个层面上

**余世存：**不是，你问的传统的那些东西有没有神一点的东西，是吧

**窦文涛：**是不是非要有这么一套方式，孔子式的方式才能教出

**余世存：**你说围棋除魅了，那就围棋没有神的东西，，但是围棋师父有神的东西，我觉得围棋师父比那个机器人还是有神的东西。

**窦文涛：**神在哪儿？

**余世存：**神在哪，一个人按照机器人的路数下围棋，他安顿不了自己，但师父能安顿，这个安身的东西，这个心能放下来，比如说二祖去求达摩，他要安心啊，这个心没有安下来，那你学任何一个技艺，它除了学到技术，就是可能

**窦文涛：**你说的对

**余世存：**是这个道理吗

**窦文涛：**就是师父甚至能在心态上，你比如说当年，他们就记得吴清源吗，吴清源就跟这个学生讲，学生有一阵下棋老下不赢，着急，吴清源就是说，就是要有平常心，我说这话我也会说师父，但是后来他说，什么是平常心呢，就是说讲出一番道理，我觉得都影响我今天，他说你平常心就是你下围棋的初心，你最早喜欢下围棋的时候，你难道一定希望赢吗，你可能希望有人把你赢了，你要回到你那个时候的最天真的就是说，他说你想想，世界上最高的高手，你有机会陪着他下棋，这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你不高兴吗？你说你输了，输了，你有这体验你不高兴吗？你看，有时候师父在这关键地方点一点你。

**梁文道：**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传统的，当然在我看来，今天所有受挑战的这个关系，还不止是传统的一种手艺、技艺的师徒，甚至师生，小学老师学生的关系也都变了，但是你如果要说技艺的话，还有一个特点，所有的手艺，所有的技艺，都像刚才余老师讲的，它还不止是老师让学生安心，而是手艺就让你安心，就是一门真正的手艺，一门技艺，它就像你下棋一样，或者你做个编藤也好，或者你做木头也好，你做进去了，你会觉得我能一辈子我就做这个我就好高兴，它是让你安身立命。

**窦文涛：**没错，你像马老的心是黄花梨做的，黄花梨安了你的心，你找到了安身立命

梁文道：真是这样，传统的技艺总是这样，你做的匠人是什么人，我们讲匠人匠人，匠人现在不是老说，要学匠人精神吗，说什么匠人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我们反而大家不太去问，为什么他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他其实很多时候，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只想着要做到最好，他是很专注的这一刹那，我昨天可能还在闹儿子，我昨天还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今天做这个，我一做我就进去了。

**窦文涛：**这是解脱啊，找到了人生的解脱之道。

**梁文道：**真的是你生命就系在这上面。

**马未都：**文道说这个，我想起一个事，原来给王世襄修家具的那个师父，叫祖连朋。那老爷子肯定故去很久很久了，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碰见一档子事，就是人家给我介绍说，这是给王世襄修活儿的，我说一看，哟祖师傅，一看就是那种老北京，老好人，他比我爷爷还大，他给你弄这个，然后呢，他给修个椅子，这个椅子缺了一块料，他那个废料堆得跟小山似的，他就在废料堆里，扒一块料子修这个椅子，他怎么找这个料呢，他要找这一块料的木纹跟这个椅子木纹要对上，这个太难，咱就拿一块料，反正都是黄花梨贴上就完了，你看出来就看出来，他本来就是修的，不，他要找一块料，每天找这个料，因为这个木纹有宽有窄，你两个料很难对上，结果找一块料找三天，最后终于找到一块料能够对上，修完了那椅子今天，我要不说你看不出来，他接的那个纹，但他不因此多拿钱，对不对，他修你的椅子，比如说就收你，那时候便宜，收你五十块，他找三天以后把这块料搁上去还是这钱，今天没人干着活。

**余世存：**那是你说的匠人精神吗

**马未都：**对，他不说匠人精神，这种师父带出来的徒弟一定是这样。

**窦文涛：**对了，它这个精神气格传下来了，但是要反过来说，我再有一个敏感问题，你说要是师父人品不好呢，这客观存在吧，假如碰见一个人品不好的师父呢?他有技术。

**马未都：**我们现在说，这个事得把这界限划清楚，这个是性格缺陷，我们说的人品不好，我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你必须要有一条界线，你说的这个什么叫人品不好。

**窦文涛：**对对对。

**马未都：**比如说，这个师父就小心眼天生的，很多是你进门时候就知道了对不对，你为了获取他的本事，你学他的本事的时候，你一开始就得忍受这件事，就换句话说，你把他当爹了。

**窦文涛**：而且是学成了，大义灭亲了。

**梁文道：**这个东西呢，我们常常说是现代跟古代的对立，但也不一定，因为有的地方你看到它，到今天它还能保存，而它能保存有时候看到是整个社会，一个集体有约束力，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刚才将匠人不是都喜欢跑去日本找匠人精神吗。我再举一个日本的例子吧，日本呢，比如说他们做菜的师父，他们到今天有很多专门的料理行业，那个师徒关系都是很鲜明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吃寿司，今天大家看纪录片，什么小野二郎“寿司之神”，但是其实寿司很多流派，其中有一个流派它很奇怪，今天你去日本料理店吃寿司，他总是给你先来小菜才来寿司，但是这一派人，他是怎么做呢，他是一碟鱼生，刺身，小菜，一块寿司，分着来，然后也有讲究，它这个就有一个流，它也叫个什么流，那个什么什么流呢，那个师父呢，现在还在东京，七十多岁，全东京这么做寿司的当然很多，但是门口上就挂着一个小旗，写着我什么什么流，然后师父给你写一幅字，就证明了你是我的徒弟，你出去，人家就认这个，就认这个，就比如说，在日本很多这种店，比如说你学做面，学炒菜，学成了，徒弟要走了，自己出去开店，师傅不会说拦着你，师父认你，你跟了我十年，我觉得你真能开店。写一个字你就挂到店里

**窦文涛：**就像品质认证了。

**梁文道：**对，然后人家一看。

**余世存：**现在国内也有那个，文道，像那个像宜兴紫砂壶，还有景德镇那个瓷器，他真的有徒弟学会了，师父给他写一幅字，

**梁文道：**对，得这样。

**马未都：**主要是那徒弟给师父重礼了。

**众人：**哈哈哈哈哈哈哈

**马未都：**我跟你们讲，这个很有意思，文道要说这个，我一直在仔细听，他这种人伦关系，师父在，你看日本，日本就这种为什么它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说品牌，就是他们传统能够继续下来，就是这种精神的存在，我们现在天天强调传统找不出一件传统的事，对不对，师徒是一个最传统的东西，刚才我们有时候一偏就讲到师生问题，师生有机会你再单讲一回（窦文涛：对），就专门将师生，师生跟师徒完全是两个概念，师徒是我们的传统，这个社会中现在好像我自己想想，仅存的几个硕果还都长得不怎么样，天天出事。

**窦文涛：**歪瓜裂枣。

**马未都：**对对对，所以呢，你要强调，可是你到日本师父就特别多，到处能看到这种师徒关系，然后你看看。我也去日本的时候，你去吃饭，那师父你看年龄就是师父，七八十了，但徒弟永远垂手而立，恭恭敬敬，哪有人出来把师父说成那样，揭你短，这肯定是不行的，为尊者讳这是一个规矩。

**梁文道：**而是谁要是出来在日本，谁要是出来像这样说师父怎么样。

**马未都：**完蛋了。

**梁文道：**整个社会没人理你。

**窦文涛：**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就说啊，这个社会，现代化社会就像河水，但是有些存在着的一些传统和规矩、传承啊就像井水，其实可以并存，井水不犯河水，可你要到我这井里来，你入了我这会道门，对吧，你就得守我这个规矩，但是入不入选择是自由的，我不会绑架你来。

**梁文道：**就等于是你说出家。

**窦文涛：**对，是吧。

**梁文道：**出家之前你就知道，出家不能娶老婆，对不对，你不能说，我的人生自由在哪里，你不能来这个，对不对。

**余世存：**但是有一个事要你们想一想，前两年不是有那个什么艺术院校的学生，他以拜师的名义给老师磕头吗，现在不也有很多吗，包括那个

**梁文道：**前两年赵本山不是也有弟子给他磕头吗

**余世存：**对啊，这个也议论很多，就是觉得要不要磕头，还有集体亮相的磕头

**马未都：**这是两回事，赵本山带徒弟磕头是应该磕的，那是他师父；但是你要考进艺术院校了，你给老师磕头（余世存：对），老师心里还给你磕头呢。

**众人：**哈哈哈哈哈哈哈

**马未都：**不定出什么事呢，那说不清楚，你进来的时候时进到河，严守井的规则肯定不行的，对不对，你进来的时候，你突然改一个规矩。

**余世存：**马爷，你这个说服我同意。

**马未都：**对，肯定另有所图

**梁文道：**不太对劲，不太对劲。

**马未都：**不仅磕头，还磕你床上去了

**众人：**哈哈哈哈哈哈

**END**